

#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大樓結構說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文學院演講廳

主持人：葉院長國良與簡建築師學義

紀錄：陳照

出席者：詳簽到單

會議紀錄：

壹、葉院長國良致詞

感謝觀樹基金會對文學院的捐贈，人文大樓進行了快 2 年的時間，由於此次有挑空設計，較有創意，但大家心理上有所疑慮，因此，基金會特請建築師、結構技師到場來做說明，讓大家能了解。以下時間就交由建築師來做說明。

貳、竹間建築師事務所簡建築師簡報（略）。

參、築遠工程顧問公司張技師盈智簡報（略）。

肆、意見交流

（外文系張小虹教授發言）：

- 一、目前人文大樓的規劃，具體反映了「台大的新圍牆主義」，嚴重破壞台大作為一個沒有圍牆的大學之承諾。從 2002 年起，台大努力拆除校門口的欄杆，讓圍牆高度下降，並將新生南路側圍牆上的鐵欄杆撤除，以建立大學與周邊社區鄰里的開放連結友善關係，同時也是象徵意義上打破封閉象牙塔、思想沒有圍牆的展現。但隨著校園空間需求增加以及校園內整體建築高度的限制，台大的許多學院開始在校園周邊蓋起高樓，如凝態館、明達館或興建中的天文數學館、法律學院等，而這波校園新圍牆的趨勢，也直接反應到目前興建規劃中的人文大樓，計畫以高大的 10 層樓做為臨都市（新生南路）的介面，不僅造成壓迫感，更嚴重破壞現有台大校門、校園與新生南路整體友善關係。
- 二、目前人文大樓的 4 層樓高挑空斜柱設計，讓「台大新圍牆」也同時成為「台大新危牆」。台灣地區多震，即使能在結構安全上努力解決，但在視覺意象與使用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卻無法泯除。規劃人文大樓的建築師團隊，必須更花心思、更細緻地去處理新建大樓與農業陳列館作為歷史建物的介面關係，而不是以偷懶、便宜行事的方式，挖空西北角。
- 三、目前人文大樓挑空斜柱設計，據規劃書表示，乃是援引科比意的「抬昇柱群」現代主義建築手法，但卻未向我們解釋科比意跟台大校園、跟文學院可以有什麼關連？科比意如何與既有台大歷史校舍的建築風格特色做創造轉化？致使目前挑空斜柱的設計有嚴重美感經驗上欠缺，正如校規會劉聰桂委員所言，像是「台灣的鴿籠架」。在目前生硬冰冷、現代主義掛帥的「台大人文大樓」規劃設計圖中，我們看不到「台大」、

看不到「人文」、只看到「大樓」。

- 四、主要建築量體放在西側緊臨都市（新生南路）的介面，噪音、震動、空氣污染、西曬問題嚴重，勢必背離「節能減碳」的人文生態建築。目前的問題不僅在於整體量體配置上必須大幅調整，也在於整體容積上的重新安排。原本地上3層、地下2層低尺度的初始構想，因基地縮減、容積不減的情況下，演變成今日10層高樓的夢魘。文學院應該重新思索對人文大樓的總容積需求量，討論是否六個系所都要全部遷入，要不要一定要讓幾十年文學院空間不足的問題「一次通通解決」「一個基地通通解決」，才是處理目前「為何人文大樓如此不人文」的根本之道。
- 五、這是文學院自己要檢討的，也就是說，當初是由兩個基地，變成一個基地，一個基地又變成三分之二個基地。可是文學院目前內部的思考邏輯上，基本上受夠了幾十年來的空間嚴重不足，可是基地的嚴重縮減，卻在所謂時間性上跟空間性上做了一個不智的決定。在時間上，我們希望這一次蓋的人文大樓要解決文學院幾十年來空間不足的問題，在空間性上，當基地從兩個變一個，一個變三分之二個時，我們還是要強行塞入6個系所。所以，這總容積的問題，應該要拿回文學院內部來好好討論。建築團隊在這點上是很無辜的，目前的總容積，逼得他們蓋高樓，這部分，做為文學院的一份子，我們真的很可憐，我們是雙重受害者，在過去數十年來，文學院就是空間嚴重不足，我們絕對要蓋，但在蓋的同時，被迫要拿高樓來當台大的新圍牆，被迫以這個方式去徹底毀滅我們所強調的人文精神，這是文學院內部自己要檢討的問題。
- 六、最後必須再強調，人文基地緊臨校園大門，勢必成為台大入口之主要建築意象，也是展現台大人文精神的指標性建築。雖然文學院幾十年來面臨空間嚴重不足的窘境，雖有因進度落後、物價波動而導致捐贈經費不足的時間壓力，但做為台大文學院的一份子，絕不會因此而放棄對人文大樓的堅持，最後提醒建築師，基本上我們是住過好房子的，若新的人文大樓，在空間的使用上有巨大的落差，我們拒絕遷入。今天我們把話講得那麼直接，可能聽起來有點harsh，因為我相信在建築專業界，批評是進步的最大動力，相信所有建築師也是相信這句話的。貝聿銘說：「沒有好的甲方，就沒有好的建築」所謂甲方就是業主、使用者，所以我們在這邊扮演一個認真盡責的甲方、使用者，讓我們期待一個友善美好，能具體展現人文精神的人文大樓。

（葉院長發言）：

關於張教授的陳述請參考。不過有一點要聲明，就是說原來有二個基地，二個變一個，一個變三分之二個這樣簡單的陳述，並非正確的。整個來龍去脈，中間有很多的變化，原因很複雜，這是要在此澄清的。今天說明會應是純粹就這棟建築來談，就大樓結構部份做說明，談論多年以前複雜的事件並非今天說明會的目的。

(簡建築師發言):

其實我應該說百分之百可以接受張教授關心的內容，這也是我們在這麼困難受限的條件下要做到的。目前也許在總體的建築表達上，還沒辦法去表達那一部份的原因，是我們必須將最關鍵的矛盾點是不是能夠解決。譬如量體的尺度，其實這是個簡單的算術問題，今天這些容積的配置，除非有另一方案，我們將建築蓋到農陳館上方，否則，是無法降低高度。要用怎麼樣複雜的理性分析，讓各位可以了解，這也是我們在下次校規會預審上要做的，現在我們還不把他當成一個正式的審查，就是因為必須要去溝通這些問題。當然有一些矛盾點，包括張教授提到，以及校規會的問題，因為他們第一次，他們還沒完全進入我們的一個目前的狀況，他們會要求了解更後面的事情，這我也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整個建築的進行過程當中，我們必需要就專業的判斷去釐清的這幾個問題，10層樓在這邊，也許各位從尺度的概念上，不管它怎麼做，再怎麼樣好建築，在這個地方，也許它就是個問題。假如這是大家決定不可以這樣子的，量的問題必須要先被解決。剛才我也提到文學院在這個基地，這當然不是建築師選擇的，量體的需求也不是建築師可以決定的，本來基金會認為建築師還不用進來，就如前所報告的，study過程，洞洞館成為保留的議題後，我們認為要主動提供訊息，因基地縮小，量體的改變這些問題需由實際上的模擬，讓相關的人事來判斷這問題，我們目的在此，前面這些是我們主動提供的，包括今天要讓大家先知道，這些量體照顧了歷史建築、舊校園建築、椰林大道尺度，剩下的容積就是如此，大家還要這些樓地板面積這麼多，那就是有這個問題。另外，在農陳館，我們設計了狹隘的所謂的斜柱挑空，這部分其實解決了部分問題，就是為了要讓這地方在整個校園，其實和張教授講的，其實剛好並不違背。為什麼我們要在底層會有這麼大開放挑空設計，就是要做到一個不是封閉性的觀念。在目前，台大的新的建築，在校園邊緣的一些建築，就是因為全部是落地，一樓就是他們自己使用的空間，高密度的使用。在這案子裏，我們特別建議，其實這會造成了二個影響：第一，在造價上，因為我們容積會變多，樓地板面積會更多。第二，樓層會抬高至少將近一層。因為我們建議底層幾乎是全部挑空，也就說在新生南路這邊，是沒有圍牆的，整個一樓是穿透的，我們讓開放空間去介入到建築裏，甚至延伸到地下二樓廣場。所以，基本上，剛才提的所謂非封閉性、無圍牆的概念，或是我們不要是一個封閉的象牙塔的概念，基本上我們是朝這個方向在做的。也因為這樣，更造成了高度上的增加，但我們也可以想像，當我們把所有東西都落地以後，也許就有這個問題，也就是因有這種種的矛盾在這裡頭。

另外一個較複雜的，也許今天不一定有時間討論，就是有時候我們會落入一個語意學或語言的關係，包括剛才提到的把這個東西形容是個鴿子籠，這是文字語言上的，會被這樣的意象所束縛，甚至這樣的建築形式，大家聯想到這樣一個文字語言上的關係，他就會變成一個侷限。當然我

也了解形式很難避免所謂意象的聯想，有時我們也會被這語言文字的意象聯想給束縛住。這二者之間，沒有一個那麼絕對的必然性。但是我也是知道，大家所關心、一定要做到的所謂人文大樓的人文氣息。

剛剛我的意思是必須要先確定，如果我要做更多這方面的設計，必須量要先確定，也許我可以用一個形式象徵的東西去讓大家了解，但我們是沒辦法做進去的，因為做進去這是一個相當的工作量，但是量體都沒辦法決定，空間無法確定，就沒辦法繼續進一步往前做。這個階段希望趕快取得共識，當然，也許他是個矛盾點，也許因為有這麼大的量必須存在這裏，是不是這絕對的量會造成一個無解的問題，這是一個。另外，有無可能透過一些設計的關係，更細膩的氛圍，就能軟化及解決尺度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可能性。但我的意思是說，有二個問題：第一，假如我們判斷說這不行，這些尺度、量體不可能存在這邊，那我們就必須做一個決定，因為這是一個實際使用的問題，牽涉到人文學院整體未來發展的計畫。第二，這個量，魚與熊掌我們要兼得，這麼多的量必須要在這裡，假如我們覺得還是要這樣的話，那無可避免的，那我們就朝這個方向往下做，試圖去解決、做到剛才張教授提到的、所關心的問題。

**(外文系高維泓助理教授發言)：**

- 一、 有沒有可能不要使用鋼柱為支柱，使用鋼柱使得人文味大為降低，能否有藝術味的建築方法。可以想見的，此大樓會愈來愈重，因為老師的藏書會愈來愈多。他和其他（如橋、運動館等）不同，那些不會愈來愈重，是屬於觀光型建築，是看的建築，不會變重，但我們老師有的藏書可能達七、八百公斤或更多，是不是撐得住，他跟台大圖書館很類似，都是很重的建築，這些是要考慮的。
- 二、 完成的案例多是公共場所（橋、活動中心、戶外表演）。所在，承重的要求較小，在文學院，書本的重量與以前的案例不同。
- 三、 如果增加其他棟大樓之樓層，可能會使噪音、西曬等對教師的影響降低，更加環保，當然人文大樓究竟要如何人文，這應該是當我們有一個比較合適的建築時，再來思考裡頭的佈置，或者除了佈置之外，建築是否能反應我們台灣或某種形式，而非讓人家覺得比照法國、阿姆斯特丹，好像是 copy 過來的，在台灣你們也設計好幾個有斜柱形的建築，有沒有其他更創新的方式，可以讓別人說，我們台大不是和高雄技術學院或其他地方是做著很類似的建築。

**(簡建築師發言)：**

剛才舉的國外例子，並不是要跟他一樣，只是要讓各位了解這樣的系統是有它的經驗，要讓各位放心，並非要 copy 他的形式。也許也不得不，有時建築師也許太專業判斷，中間少了一些能讓各位一步一步理解的過程，包括量體和這部份，這部分有時是我們自己腦袋的想像，一些已經排除掉可能的形式。也許將所有可能均列出，若不是這樣就是那樣來讓各位看有幾種可能性。這邊當然要有一個比較大的空的關係，延伸原來

系統，當然也是一個做法，反而那才是一個傳統的做法，當然傳統並非不好，我們是想在這邊做一特殊新的設計嚐試，也就是說，傳統柱列下來就是空的，這是一個做法。另一個就是剛剛各位看到的例子，他甚至是更大型結構，只有在邊緣有大柱子，這亦是一種做法。不管利用怎麼樣的結構形式來照顧上面的量體，以及達到底下希望是一個較空的狀態。若大家對目前設計的直覺，不管從那個角度看，還不是能夠接受，我們嚐試來做更多的案例，或 study 來這地方讓大家看，哪些結構系統的可能性，來讓大家接受。

剛才講到有一些矛盾的問題，假若在這地方上面不需要有這麼多的空間量，假如不是這樣的話，那根本就是另外一個題目，所以剛才張教授提到的問題，假如在學校內部還有討論的空間的話，請趕快有一個決定。不管怎樣，在這地方，我們都應該把它做到最好，那是不是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絕對會造成疑慮的，看怎樣有效率能夠趕快做一決定，然後把它排除掉。有時無法十全十美，當然原來舊校園的氛圍，能否同樣在新的人文大樓做一轉化或再現，當然這也是一個挑戰，這真的是他的矛盾點。因為有時一些氛圍必須在舊建築中經時間累積起來，我們在新建築裡儘量去做到，包括人文精神、質感、從時間累積起來的厚度等當然要被照顧到，只是說魚與熊掌的問題。第一次接觸到這案子時，我曾開玩笑的說，我根本不覺得這個基地是一個適合的地點，我想像人文學院應該是蓋在森林裡，一個修道院裡，所以我們要怎樣去做到修道院的氛圍。當然也有另外一些教授反對，說我們現在應該要對社會都市來開放，為什麼是像修道院那麼封閉。以我個人而言，不管怎樣，人文的思維，我相信各位教授希望安靜面對自己的時間一定是多於跟外面接觸的時間，在我想像裡，一個人文學院應該是安靜的，但建築線已幾乎建在邊緣，都市交通的噪音問題，科學上也許能解決，但要付出環保代價，但這房子若一定要蓋在這地方，幾乎也沒有太多的解決方式。除非台大能夠找到一塊適合的地來蓋，但這並不是捐贈單位或建築師所能解決的事情。剛另有提到書的問題，在建築中並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在建築上，有所謂的淨載重，我們做到圖書館的標準，這在法規上有。

**(張結構技師發言):**

高教授的問題，我做個理性的答覆，我想問題應該不是結構是鋼構或 RC，而在於載重的掌握，剛才舉例 RC 跟木頭房子，其實是想跟各位說明，那是一個設計條件的比較。若未掌握使用單位的需求，假設我們蓋一個 RC 的房子，非常的規則，可是我們用一般的載重設計來給各位老師使用，各位可能覺得我在一個安全的房子裡，書就愈放愈多，其實他不見得是安全的。反過來說，在一鋼構房子裡，但我們預先知道老師藏書量多，用一高的載重條件去設計，相信那才是給使用單位有一個彈性、永久性的使用。舉例來說，一般住家所謂的 200 公斤載重，指的是在一平方米站 3 個人，站滿一個房間，每一個房間、每一平方米都是站滿 3 個人，這樣是 200 公斤，圖書館的載重是 600 公斤。高老師的問題

應不在房子形式或換一個基地，而在於設計條件是不是以圖書館 600 公斤的條件來做設計，或者我們將來有更多的藏書，我們要以 900 公斤來設計，我們給使用單位預留的空間來做設計，形式或材質是可以討論的。

**(外文系賀安莉講師發言)：**

椰林大道的建築有 gable，已是台大的 landmark。有無可能融入這樣的建築精神，使其現代與古典能融合，有新的歷史、人文意象。

**(簡建築師發言)：**

剛才提到的，應該不一定要我們用比較仿古的方式去呼應舊建築，目前我們照顧到尺度問題，只是用較接近的尺度來和椰林大道做一銜接的關係，是否必然是要斜屋頂的關係，個人認為沒有那麼直接，尤其走在椰林大道上，可以看到樹的本身已擋掉建築物的關係，低層樓的關係已被自然的植物銜接起來。個人不會朝所謂象徵性的或在舊有、目前所看到的所謂台大的新建築，其他建築師設計的做一限制，會用一些比較所謂後現代主義方式，用傳統語彙轉化的銜接，個人都不覺得那是一個好的或成功的方式。個人會覺得怎麼樣用一個當代的精神來做，至於跟古典建築如何銜接，會用更抽象的方式來做聯結，不會用後現代主義在形式上的轉換。

**(洪執行長發言)：**

張老師的鞭策，我們很感激，你提到一個我蠻感慨的，就是說，希望扮演一個認真負責的甲方。坦白講，從 95 年 6 月簽訂捐贈契約至今，我找不到甲方，甲方是誰？是我這 2 年來和台大合作最大的困擾，所以今天這案子問題的本質是剛才張老師提到的。原來這建築計畫他的質化跟量化的部份，其實已經完全不適合今天這樣的基地跟這樣的規模的發展，但在過程中，也造成我們的困擾，本來我們想更客觀的，甚至思考到底這案子要不要採用競圖，但因為在量化跟質化的標準沒有辦法被明確提出來的前提之下，這個案子我們最後決定，還是用我們自己的團隊直接進行。那目前對這樣的建築設計，我一直覺得有點對不起事務所，因為建築師不是這樣被消費的，要求這樣設計，那樣看看，這樣看看，應該要有明確的空間劇本，那才可以要求建築師，再怎麼說，他是一個美學的創作。在這樣狀況下，又涉及台大組織結構，其實除了我們籌建會的決議，甚至被行政單位就可以直接把我們否決掉，又要重來一次，那上面還有校規小組、校發會、校務會議，所以每一層次都可能被提出不同的意見和論述，坦白講，站在一個企業出身的 CEO，我是沒辦法感受這樣做事方法的效率，我有點擔心台大未來的競爭力，所以我很期望有一個認真負責的甲方，而是一致性的甲方，一次可以把問題跟我們說明。

**(葉院長發言)：**

在座有校方行政代表，請特別協助我們吧。不是只有我們這棟大樓有此

怨言，我們學校行政效率在外面企業看起來實在是太不及格了，一個小小的單位也可以阻撓一個很大的事件，這實在是非常奇怪。文學院 4000 名師生，學生 3000 多名，加上 500 名以上教職員工，我們目前的空間條件可說是非常差，有教授研究室只有 2 坪多，雖然也有部分教授 8 坪多，但大部分教授都是處於非常差的條件下，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建築物來解決長年的困擾，當然有很多問題，但無法什麼事都十全十美。至於人文究竟應該遠離人群或接觸人群，若不接觸人群，那還能叫人文嗎？至於這個柱子，其實我們很多傳統的舊建築，也是這種上大下小、頭重腳輕的建築，像故宮，所以這是傳統或西方，恐怕也是見仁見智。有一點請同仁要了解，現在給大家看的，並不是最後的樣子，剛才建築師也一直在說明，只是他是用建築師的詞彙，可能有些人不了解，他的意思就是說，現在還不能做細部設計，細部設計要花費非常多的經費跟人力，基本樣子出來了，大家同意，他才會繼續進行細部設計。而不是現在看到一根根的柱子就說他沒有人文精神。這點請老師們要了解。整個學校體制和進行，並不是哪個單位說了算，而是要一層一層的考核，有許多單位也會有意見，今天這場說明會的目的是對院內同仁做關於安全性的說明。

**(歷史系大學部蔡佩玲同學發言)：**

文學院是台大的弱勢院系，長期以來空間不足這些事是我們一直以來都非常明白的。因此，興建人文大樓的迫切也是可以理解。真的可能在一次的工程中獲得解決嗎？一棟高樓可以塞進所有系所，但這棟高樓與舊總圖、文學院的協調嗎？真的具有人文精神嗎？這樣一棟建築真的會被認為是「可以代表文學院」的嗎？這棟大樓似乎可以暫時解決問題，但會不會帶來日後更多的後悔？身為一個熱愛文學院的學生，希望整個設計可以再做調整，不要這麼高，這麼冰冷、現代的建築物，而是比較貼進人，比較溫和的建築。另外，也希望文學院能再多考慮，不要急於「一次」創造出 10 年內、100 年內的空間，而是一步步解決問題。

**(葉院長發言)：**

現在還看不到風格，只是量體的樣子，設計還不到那個階段。我們也不想這樣，可是各系所堅持，這是經過 5、6 年很多會議討論的結果，至於友善不友善是見仁見智。

**(簡建築師發言)：**

因為有時候時間關係，透視圖假若能示意有欄杆的話，大家比較不會誤會，因為在這個階段大家要有點想像力。目前有個關鍵在於有些人直覺的判斷，譬如剛才那位學生說，他不管大樓怎麼設計，10 層樓就不可能有一個好的結果。大家能不能做這樣一個精準的判斷，就來決定說這塊地總容積不要蓋這麼多，將來整個發展，文學院怎麼發展。將來文學院再去找其他的地做未來的發展。



(葉院長發言):

為避免模糊今天說明會的焦點，且量體大小經過文學院內部長期討論，上次(97年3月12日)也做過一點調整，因為老師們都要求研究室要有20平方米大，研究室間數某系所又很堅持，所以量體無法再縮減。如果要檢討量體，那我們又要重新進入很長的爭論。所以目前量體大概就必須這麼多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畢竟我們老師要研究、要教學，學生要上課，我們很多老師的條件實在太差，學生條件也不很好，研究生大部分沒有研究室，學生甚至沒有活動空間，如果我們不解決這個問題，文學院沒辦法發展，所以輕重之間要有取捨。如果要講公平的話，當然我們也可以採平均主義，譬如全院研究室總面積有多少，實際分配面積就除以專任教師數，那有些老師空間恐怕要讓出來給別的老師，可是事實上不應當這樣做事的。

(外文系張小虹教授第二次發言):

很關鍵的問題，第一個是空間量體配置，怎樣去處理和農陳館的界面問題。第二個是總容積問題，在過去所有的討論中，確實就像院長所講的，5、6年來我們都在研擬這個問題，可是目前整個情況變化太大，包括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個困境，就是說，如果是同樣的總容積的話，那就是要蓋10層高，那個東西是我所沒辦法接受的。我們文學院應該回來看，簡單地說，就是6個系所是不是要全部遷入的問題，因為我們若不把這個問題解決的話，基本上，建築團隊、捐贈單位他們也沒辦法做，到時候我們三方都要變成劊子手，去蓋了一個破壞台大人文精神的人文大樓，這是我們非常不願見到的。

(簡建築師發言):

為了讓將來有它的可能性，其實設計未做到那麼細，基本上來講，多層次的公共空間，所以不只在底層，還有在高樓層的各系所之間，我們也創造了一些公共空間，其實這公共空間基本上就是為了要更軟化，因為高層樓基本上就是因為他脫離了地面，不管是對都市的尺度，他本身自己的開放性、公共空間會受限制，我們也不希望將來上去就是像傳統的，尤其是一間一間的小房間，中間是一條可怕的走廊，兩邊是房間的關係，所以我們才會創造了許多模擬，在中間走廊有很多空的地方。個人是覺得，所謂的使用面積，也因為這樣子，捐贈單位甚至已經有心理打算了，他也完全支持建築師的這種觀點，因為原來的容積、樓地板面積，這些都是多出來的，我們大概會比原來多出1倍的開放空間，為了要讓這空間可以有呼吸，不是各位提出來的實用，因為你們提出來的都是在室內面積，但是建築師照顧的時候要更多的所謂外部的公共空間，其實基金會也完全建築師，這是從經費上、觀念上來講。更極端的做法要解決此問題，也許要更多的開放空間進去在底層的部分，那這說不定還會多兩層樓出來，也許是12層樓，但基本上是一個更實虛的對比，就是虛的空間會更多，那量體勢必還要再更增加。這是一個可能的方



向，個人是認為大概不會有折衷的方法，除非有某個系所不搬到新大樓，整個系所拿掉，那當然可以減少一些面積。

**(葉院長發言)：**

這樣又影響別的系所的發展空間，別的系所就沒辦法發展了。譬如說，某個系不要遷入這裡，可是那地方原來就是在考慮它空出來，以便讓別的系可以稍微發展一點，如果是那樣的話就沒辦法發展了。所以目前為止，6個系所都必須搬入，除了戲劇系和圖資系外，所有的系所空間才能獲得改善。

**(洪執行長發言)：**

今天這個案子做出來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來探討、了解，因為基金會和事務所一直在談，原來那種數字是一種虛化的，沒辦法表達出一個具體的量體讓大家可以感受到這量體有多大，所以我們才願意耗這麼多時間 study 各種可能面向，所以我們急著要用預審的態度趕快送校規小組，你提的課題也沒有錯，但是到底他是用什麼機制在台大校內形成一個共識，這可能需要大家的努力。站在捐贈單位立場，我們也很寄望有一個好的答案，謝謝。

**(葉院長發言)：**

今天我們感謝基金會洪執行長、建築師、結構工程師以及來關心我們大樓設計的同仁們，謝謝。我們今天說明會的主要目的是就安全性及其他問題的討論，至於文學院內部各系所問題，這並非任何一個人可以說要改變就改變的，包括院長在內，我們必須根據院內空間小組及各系所他們長期的要求、討論、妥協、規劃、計算的結果，並非用一個單一的且不是大家都同意的理由就說要去否決他，這包括院長在內都是如此，事實上院長根本不屬於本院空間規劃小組的成員，所以大家要了解，我們是一個公立大學，做事有一定的體制，這點請大家多了解，謝謝。

伍、 散會 (中午 12 時 40 分)

**書面意見**

- 一、 量體的滿足似乎是主要原則，而更重要的目標呢？該要滿足兩項更高的目標：1. 台大之塔 (入門標誌 Landmark Building—挑高處) 2. 今古 (舊文學院等) 並置如何呢？ (外文系)
- 二、 設計似乎被動滿足侷限及法規之外主動的企圖何在？ (外文系)
- 三、 所舉國外挑高柱列建築，所承載的頂多一、兩層，但新人文大樓挑高承載的卻達七、八層，且老師的藏書很多很重，再加上台灣多地震，安全問題仍無法解決。此外，在本校入口蓋 10 層建築，為了避免噪音，需要玻璃圍幕，24 小時空調，並不符合環保概念，對本校所要予人的人文意象觀感亦不佳。(外文系劉亮雅教授)